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二回 李國棟排難解紛 蘇萬魁急流勇退

飄然琴劍足艱辛，五嶺周遊寄此身。

留得青氈報知己，硯池潑去是陽春。

裕國通商古貨源，東南泉府列藩垣。

已知干沒非長策，小築花田晚灌園。

話說這廣糧廳署在歸德門外制府轅門右首。申公雖是個觀察降調，卻也不肯廢弛公事，捕盜盤鹽、海防水利諸務，極其勤慎。公事之暇，詩酒遣懷，署中高朋滿座，詩社聯標，這李匠山也不時興會。這日清早，申公出署，由督、撫、藩、臬處轉到運司署前，緣運司談了一會軍工廠船務，回衙已是已初光景。

這李匠山已等候好一會了。申公來到後堂，匠山領著蔭之、笑官上前相見。申公道：「賢侄師生濟濟，來得憑早。」匠山道：「有事懇求表叔，未免來得早些。」申公道：「匠山那有求人之事！」匠山道：「小侄無非為他人做嫁衣裳而已。」申公笑道：「吾侄為人作說客，為官乎，為私乎？」匠山也笑道：「侄兒為人作說客則為私，還要表叔為人作說客，然則為官也。」

便指著笑官道：「這蘇芳的父親萬魁，表叔向來認得的，近因赫關差新到，要他們代還京帳，昨日糟蹋了一頓，如今情願輸誠饋納三十萬兩之數。因表叔是赫公舊交，轉煩侄兒代懇。」

想來排難解紛，亦仁人君子之事。」言畢，這笑官忙跪下叩頭道：「家父事在危急，望大老爺拯救，父子沒齒不忘報也！」

申公扶起道：「世兄請坐。尊公急難，自當竭力周全，只是我與先生都非望報之人，洋行百萬花邊，不足供吾儂一噓耳。」

匠山道：「表叔冰操，誠然一介不取，侄兒卻要索他幾瓶洋酒以遣秋興。」申公道：「這麼，我也當得分惠。」匠山叫笑官將三十萬兩銀票送上。申公道：「今日請我赴席，一搭兒說去就是。」這笑官又叩謝了。

匠山吩咐笑官先回，自己同蔭之到上房去請了表嬸的安，然後與幕友們閑談不題。

笑官出了糧署，叫轎夫抬到關部前，暗暗的告訴父親，即便進城去。一路上思量道：「我父親直怎不尋快活，天天戀著這個洋行弄銀子，今日整整送了這十餘萬，還不知怎樣心疼哩。」

到底是看得銀子太重，外邊作對的很多，將來未知怎樣好。」

又想道：「我也不要多慮，趁先生不在，且進內房與溫姐姐頑耍，也算忙裏偷閑。」一頭想，已到門首，下了轎，走進書房。

溫、烏二生已上越秀山頑去了，笑官吩咐大家蘇邦道：「你到關部前打聽老爺的事，再來回我。」又叫小子阿青回家去告訴太太奶奶們放心，遣開二人，自己卸了衣帽，穿上一件玉色珠羅衫，走出書房後門，過了西軒，進了花園。

此時五月初旬，綠樹當頭，紅榴照眼，他也不看景致，竟到惜花樓下。只見一個小丫頭，拿著幾枝茉莉花，叫道：「蘇相公，我家小姐請你穿的珠串子可曾有了？」笑官道：「小姐可在裏邊？」丫頭道：「大小姐在樓下，二小姐在三姨房內打牌。」原來這溫商小仲翁。乃浙紹人氏。正妻史氏生子春才，妾蕭氏生大女素馨，次妾任氏生次女蕙若。這惜花樓三間，便是二女的臥室。笑官十一二歲上走熟的，而且溫家夫婦要將次女許他，因年小未及議親，所以再不防閑了。

這素馨一十五歲，知書識字，因慕笑官美貌，聞得爹媽要將妹妹配他，頗有垂涎之意。屢屢的與笑官挑逗。笑官年紀雖小，卻也懂得風情，只因先生管束得嚴，還未能時刻往來，談笑入港。這日走到樓前，只見素馨斜靠妝臺，朦朧睡著，笑官忙向小丫頭搖手，潛步至他身後，將汗巾上的絲線搓了一搓，向素馨鼻中一消。這素馨「呀啐」一聲，打一個呵欠，纖腰往後一伸，這左手卻搭到笑官的臉上，說道：「妹妹不要頑，我還要睡哩。」笑官將頭一探，對著素馨道：「不是妹妹，倒是兄弟。」

素馨紅了臉，道：「兄弟，你幾時來的？」笑官道：「來了好一晌了。」小丫頭道：「他方纔來的。」素馨請他坐下，問道：「今日怎的有空兒進來？」笑官道：「今日同先生出城，我先到家，渴極了，進來要茶吃。」素馨道：「難道外邊沒有，可的跑裏邊來要？」笑官道：「裏邊的好些。」素馨即叫丫頭去泡茶。又笑道：「一樣的茶，有甚好歹？」笑官道：「姐姐的東西，各樣都好。這桌上半碗茶，我先吃了罷。」素馨道：「是我吃殘的。」即伸手去奪碗。笑官早已一吸而乾，說道：「雖是姐姐吃殘，卻有點兒口脂香味。」素馨道：「你太頑皮，將來年紀大了，還好天天說頑話麼？」笑官道：「大了纔好頑呀。」素馨道：「前日聽見你家伯伯替你對親了，還好同我們頑麼？」笑官道：「那個我不依，必要姐姐這樣人對親纔好。」

素馨道：「不要噴蛆，我要打的！」笑官走近身來，猴著臉道：「但憑姐姐撿一處打。」素馨道：「諒你這皮臉也禁不起打，饒你罷。」笑官扯著他的手道：「不怕，我偏要你打一下。」

姐姐這麼藕樣白、綿樣軟的嫩手。」擱在自己臉上，左手卻伸進素馨右邊袖裏。

這暑月天氣，只穿一件大袖羅衫，才伸手進去，已摸著這個光光滑滑、緊緊就就的小乳兒。素馨把身子一縮，道：「孩子家越發這般羅皂了！」笑官即放手，卻勾住他的肩膀說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們那邊去頑頑罷。」素馨道：「不要說頑話，外邊有人來了。」這笑官將臉靠著香腮，正要度送，那丫頭茶已送到，素馨連忙推他坐好，問丫頭：「怎麼去了這些時候？」丫頭道：「他們都在姨娘房裏看門牌，這茶是才泡起來的。」素馨道：「太太沒有問什麼？」丫頭道：「太太問誰要茶，我說蘇相公從園中來要茶吃。太太說：『這孩子不讀書，又躲進來了。你叫他再坐一坐，我有話問他。』」素馨道：「兄弟，你到前頭去去再來罷。」笑官道：「我不愛去，他叫我坐坐，我就在這裏坐一天。」因對小丫頭說：「你到前頭去，看太太頑完牌我再去罷。」那丫頭真個去了。這笑官走到素馨身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慧舌生蓮，香甜去處賞我嘗一嘗罷。」便像要攏上身的景光。

這素馨雖然心上愛他，卻怕有人撞見，說道：「這個只怕使不得。」因挽著他的手叫：「兄弟，我陪你前頭去，先生若不回來，晚上說話可好麼？」笑官再三的央告，先要親一親，素馨真個由他噙著櫻桃，試其鳴啞，又伸手去胸前細細的撫摩了一會兒。依他的愚見，畢竟要摸擠腹下去，素馨好意便肯。兩人攜手望前邊來。正是：

從此薄他瓊液味，陡然偷得女兒茶。

卻說溫商次妾任氏，乃是蕙若生母，這日大家在他房裏鬥混江。史氏輸了幾塊洋錢，正要換手，只見笑官同素馨走進，叫聲「伯母」，作一個揖。史氏道：「大相公，不要這樣文縷縷，快來替我翻本。」這兩位姨娘也都寒溫了。

史氏即扯笑官坐在蕭姨娘肩下。這蕙若卻立起身說道：「我身子困倦，不頑了。」史氏叫素馨補缺。蕙若說聲「少陪」，花搖柳擺的去了。史氏問笑官道：「大相公我聽得你們老爹受屈，怎樣了？」笑官道：「今日為著這事，同先生去張羅了半天，已有九分停妥了。多承記掛。」這裏三人入局，史氏旁觀，一會兒喊道：「不打熱張打生張，大小姐要賠了！」一會兒又說：「蕭姨娘，十成不鬥，心可在肝兒上？」又一會兒喝采道：「好個『喜相逢』，大相公打得很巧！」這蕭氏歪著身，斜著眼道：「大相公這樣巧法，只怕應了骨牌譜上一句：『貪花不滿三十』哩。」笑官掩著口笑，素馨卻以蓮勾暗躡其足。真是有趣：

賭博賭博，盛于閨閣。飽食暖衣，身無著落。男女雜坐，何惡不作！不論尊卑，暗中摸索。任他貞潔，釵橫履錯。戒之戒之，恐羞帷薄。

再說赫關部從到任以來，日日拜客請酒，督、撫、司、道已經請過，諸人都都回席，這日單請府、廳、州、縣。早上起來，坐了八人大轎，擺著全副執事，天字碼頭拜客，順道拜會申廣糧，卻未會面。

回署後，番禺縣馬公稟稱：「下午勘驗，不能赴席。」赫大人著人分頭邀請廣州府木公、佛山廳卜公、澳門廳邵公、廣糧廳申公、南海縣錢公，又有外府州三位，是肇慶府上官益元、潮州府蔣施仁、嘉應縣時卜齊，共是八位。開桌四席，主人橫頭陪坐，梨

園兩部承應。

午後，申公先到，赫公接進後堂坐下。赫公道：「今早學生專誠晉謁，師傅在運司處未回，足見貴衙門應酬甚繁，閑話也難湊巧。」申公道：「多謝壞光，有失迎迓。風塵俗吏，殊累人也。」赫公道：「前日匆匆，沒有詢及近況。世兄多少年紀了？」申公道：「目前景況不過『清貧』二字。小兒蔭之，年已十六，現在從師讀書。」赫公道：「師傅謫官，將來很可恢復。學生遇有便處，定當出力一謀。」申公道：「這仕途升降，久已不在心窩，只要不誤我的酒場詩社許多狂興就是了。今日卻有一俗事商酌，想來無不可言。」赫公道：「不知何事委辦？」申公道：「就是那洋商蘇萬魁的兒子，現與小兒同窗讀書，昨日再三懇告，說他的父親已自知罪，情願以而立之數納贖。准情酌理，似乎尚在矜全之列，不知鈞意若何？」赫公接口說道：「學生不曉得他與師傅有交，因他過于小覷關差，所以薄豚几下。既蒙臺命，怎敢不依？學生即叫人釋放便了。」

說畢，傳話出去，開釋眾洋商。申公也就將銀票遞過，赫公舉手稱謝，將票裝入一個貼身的火浣布小荷包裏面。外面已報廣、肇二府到了，赫公接進。須臾諸客到齊，歌舞生春，煙花弄景，直到二鼓將殘，眾人方散。赫公獨留申公至內書房，洗盞更酌，並叫家姬們淺斟低唱。正是：

酒人無力已頹然，紅袖殷勤勸席前。

不識華堂舊歌舞，白頭可肯說青年。

再表眾洋商放出班房，送了杜廳五十元金花邊、包進才一千兩細紋，這包進才曉得事已停妥，隨分笑納了。萬魁別了眾人，坐轎進城，先到李先生處致謝。此時匠山已回，諸學生也都在座，萬魁走進書房，叩謝匠山道：「若非先生肝膽照人，小弟焉有今日！」匠山道：「朋友理當，何必言謝。此事全仗吾兄之銀、家表叔之力，我何功之有？」萬魁道：「先生高懷峻品，小弟何敢多言，只好時時銘刻便了。但小弟尚有一事相商。」

匠山道：「破格之事，可一而不可再，吾兄還當自酌。」萬魁道：「小弟開這洋行，跟著眾人營運，如今衣食已自有餘，一個人當大家的奴纜，真犯不著，況且利害相隨，若不早求自全，正恐身命不保。」匠山大笑道：「吾兄何處得此見道之言，這赫關差看來倒是你的恩師了。如今怎樣商議？」萬魁道：「小弟愚見，意欲懇求先生向申公宛轉辭退洋商，若關部不依，拼著再丟幾兩銀子。先生以為何如？」匠山道：「急流勇退，大是名場要著。但是辭商一事，不便再求家表叔轉贊。就是辭退要有一個名色，才不是有心規避。」萬魁道：「還求先生指示。」

匠山沉吟一會道：「你橫豎打算丟銀子，何不趁關隴地震，城工例加捐本班先用，你是個從五品職銜，丟了萬數銀子，就可以出仕了。只是捐班出身，也同開洋行一般，上司一個詐袋，但到掣選時候，去不去由你自便。我們商量，先一面著人進京加捐，然後稟退商人，他再沒有不許你做官、硬派你為商的道理。這不是又光彩又穩當的事麼？」一席話說得萬魁色飛眉舞，說道：「先生高見，小弟茅塞頓開，敢不努力！」正說間，溫商回家，特地進來看萬魁，慰問一番，吩咐備酒壓驚。擺上一張紫檀圓桌，賓主師弟依次坐下。萬魁說起不做洋商及加捐之事。

溫商道：「這事甚好，只是仁兄恭喜出仕，我們就會少離多了。」

萬魁道：「那個真去做官，不過借此躲避耳。」那春才插口道：「蘇伯伯，不要做官！」匠山笑道：「春郎，你怎麼也曉得做官不好？」春才道：「前日我看見運司在門前過，這雄糾糾的皂班、惡刺刺的劊子手，我很有些怕他，如若做了官，不是天天要看他凶相麼？」溫商道：「可算呆話！」匠山道：「此話呆而不呆。這些狐假虎威、瞞官作弊的人，卻也可怕。」萬魁道：「據小弟愚見，不但不做官、不為商，要在鄉間擇一清淨地方，歸乎農圃以了此生。」匠山道：「此樂不可多得，蘇兄不要太受用了。」大家談笑暢飲了一回，萬魁起去。

明日，備了禮物叩謝申公。單收了洋酒點心、賀蘭羽毛布十匹，其餘禮物一併趙璧。萬魁過意不去，特地造了一張玻璃暖床、一頂大轎，著兒子送去，再三懇求，申公勉強受了。一面打發家人齎銀進京加捐，他在花田地方買了地基，起蓋房屋。

真是錢能通神，事無不妥。不止一日，家人報捐事畢，由鹽務千里馬寄回部照。萬魁看過，因寫了一個稟帖，自己到關部投遞。這包進才送進稟帖，赫公看：具稟商人蘇萬魁為懇恩准退洋商事：商于嘉靖三年二月充當洋行經紀，五年八月遵太清宮齋壇例，捐納鹽提舉職銜。今因關隴地震，城工許一切軍民人等加捐先用。商向日維誠，觀光有志，已遣人進京加捐本職先用，領有部照。竊思役係辦公之人，官有致身之義；身充商戶，何能報效國家？惟有仰懇憲恩，俯賜柑核，開除洋行經紀姓名，另行僉點，俾得赴部候銓，則感戴二天，涓埃圖報矣。再，商子芳，年十四歲，係廣州番禺縣附生，例不應頂補，合併聲明。為此具稟。

這赫公是個爽快朋友，看完了，即提筆批了「仰即開缺另僉」六個字。進才回道：「這個，老爺且不要批准，他因前日吃了虧，是有心規避，還可以刁蹬些銀子。」赫公道：「我那管他有志無心，這洋商的缺，人家謀幹不到手，他不要就罷了，那個強他！況且朝廷城工緊項，正要富商踴躍，我們怎好阻撓？」

吩咐將原稟發出。萬魁在外邊正懷著鬼胎，一見此批，滿心歡喜，即忙回家。正是：

我今遊彼冥冥，弋者更何所慕。

眾商見萬魁告退，也就照他的樣式，退了幾個經紀人名字；要想充補的，因進才唆弄，措勒多錢，也都不敢向前。有人題于海關照壁：

新來關部本姓赫，既愛花邊又貪色。

送了銀仔獻阿姑，十三洋行只剩七。

萬魁別了關部門前眾朋友，到布政司後街，叫轎夫先回，走進書房，向匠山說明此事。又道：「小弟已于花田覓一蝸居，不日就要移居了，小兒仍侍先生讀書。」匠山道：「蘇兄果然有此高致，定當奉送喬遷。」萬魁道：「那時定當叩請文軒，光輝蓬華。」拱手別去，跟著兩個家人步行回去。

打從倉邊街口經過，只見街上一簇人亂嚷，一個喊道：「怎麼，欠了飯錢還要打人麼？」一個說道：「俺銀錢一時不湊手，你領著眾人打我，難道打得銀子來？」一個道：「他還這等嘴硬，兄弟們，大家動手！」這班爛仔都一齊上前。那人呵呵大笑道：「不要頑，你們廣東人，海面上也還溜亮，登了岸是不中用的！」這些人叫道：「他這椅子說我們是洋匪哩，快打他一個死！」眾人一擁上前，那人不慌不忙說：「不要來。」

兩手一架，眾爛仔東倒西歪，有的磕破頭，有的碰折手，有的說自己的人撞倒了他，有的說腳底下踹著石塊滑跌了，倒也好

看。

萬魁向來看見遇難之人也不經意，因受了一番磨折，利名都淡，仁義頓生，即分開眾人，上前問道：「你們何故打鬧？」

一後生答道：「小人在這巷口開小飯店，這個客人從三月初三日歇在小店，一直吃到昨日，四個多月了。說明每日二錢銀子，共該二十四兩六錢。收過他四兩什麼元絲銀子，一副鋪蓋算了三兩二錢，幾件舊衣、一個箱子，共准了六兩九錢，共收過十四兩一錢。除元絲耗銀不算外，淨欠銀子十兩零五錢。小人連日問他討飯錢，他總說沒有，反要打人。世間有這個道理麼？」

那個客人也上前分說道：「俺姚霍武，山東萊州人氏。投親不遇，流落飯店，欠他幾兩飯錢是真。他領著多人打俺，爺看見的，俺不直打他。」那後生罵道：「你這山東強盜，眾人也打你不過，與你見番禺縣太爺去！」眾爛仔上前扯他。萬魁勸住，道：「何必如此！」即向家人口袋中取出十兩重紋銀五錠，送這客人，道：「這銀子還他餘欠，剩下的做盤費回鄉，不宜在此守困。」那人即忙拜謝道：「萍水相逢，怎叨原贖！請問爺高姓大名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洋商蘇萬魁老爺。」那人道：「大名刻骨，會面有期！」舉手別去。

眾人從未見洋商有此種行事。且看下回。

